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布登勃洛克一家

Budengboluokeyijia

1929年获奖

[德国]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李斯◎等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I516.41

1-1

2006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布登勃洛克一家

Budengboluoyijia

→ 1929年获奖 ←

[德国]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登勃洛克一家/(德)托马斯·曼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9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ISBN 7-5387-2156-8

I. 布... II. ①曼... ②李...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638 号

布登勃洛克一家

作 者	托马斯·曼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5638648 发行科:0431-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976 千字
印 张	28.2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 《普吕多姆诗选》
《卡尔杜齐诗选》
《吉檀迦利》
《罗马史》
《超越人力》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米洛依》
《大帆船》
《利害攸关》（另附《女当家人》）
《你去什么地方》
《基姆》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创造进化论》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倔犟的姑娘》（另附《葡萄园看守》）
《耶恩森短篇小说集》
《无形的来客》《盲人》《七公主》《青鸟》
《织工》《沉钟》
《国王的人马》（另附《海顿斯坦诗选》）
《明娜》
《乐土》
《母亲》
《奥林匹斯的春天》（另附《梦中的佳丽—伊玛果》）
《卡尔费尔德诗选》
《土地的成果》
《诸神渴了》
《叶芝诗选》
《农民们》
《人与超人》《圣女贞德》
《克丽丝汀的一生》
《布登勃洛克一家》
《巴比特》
《福尔赛世家》
《伪币制造者》（另附《窄门》）

出品人：张四季
选题策划：陈琛
责任编辑：陈琛
技术编辑：赵宇

装帧设计： 设计
Tel: 13311332773 Z-q1980@163.com



得奖评语

Collection of the Nobel Prizes for literature

“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
经典地位日益巩固的伟大小
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颁奖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傅雷德立·彼克

在文学的领域里，如果有人问 19 世纪有什么新体裁加入希腊流传下来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等旧阵容，那答案必非写实小说莫属。写实小说忠实、精细、全面性地刻画现实生活，描写人类心灵面对当代社会时最深刻幽微的体验，并强调全体与个体之间的相关性；在这方面，旧式文体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写实小说因为英、法、俄等国作家不断的创作而发扬光大，我们不妨将它称为现代散文体的史诗。这种现代散文体的史诗是历史和科学影响下的产物，它和狄更斯、萨克莱、巴尔扎克、福楼拜、果戈里以及托尔斯泰的大名是分不开的。但是德国方面长久以来却一直看不到和上述诸位大师有同等成就的人才，虽然它在诗的创作上有其另辟蹊径的成就。

有幸的是，在 19 世纪刚刚结束的时候，有个出身于留培克自由市商业家庭的青年作家，在 1901 年，正值他 27 岁时，出版了一本《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1901）；二十八年来，这本杰作显然已经弥补了德国这方面的缺憾。

这本体制磅礴的写实小说是德国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作品，即使拿来和上述欧洲各国的名家相比，也毫无逊色。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本中产阶级的小说，因为它特别把本世纪描写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它把一个社会刻画得既没有崇高得令人目眩，也不至于卑微得让人纳闷。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喜欢一种智性的、思想的和精巧的分析与创造；而本书对这些现象所做的冷静、成熟和高雅的反映形成了它史诗性的趣味。全书里，我们看到的都是中产阶级的色调、历史的界限、时代的变化以及世代的变迁，看到从强而有力的、自足的、不自觉的角色逐渐变成书中文弱而敏感的类型；它也清晰地洞察到隐匿的生命过程；它强劲但绝不野蛮，并且轻巧地勾勒出精微的事物，它沉痛但绝不沮丧，因为它仍然充满安逸的情韵以及高度的诙谐；而这些，都一道地呈现在讽刺性的智慧棱镜里，显得多彩多姿。

作为一种社会的描摹，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现实反映，《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文学里几乎是无敌的。除了风格的独到，这本书也流露了德国文化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哲学与音乐的优越性；这位青年作家完美地发挥了写实文学的技巧，并且特意地把作品引向尼采的文明批判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小说中的几个要角更是隐约地涵括了高度音乐性的神秘。

《布登勃洛克一家》也是一部哲学小说。本质上，人类生命里天真烂漫的本性和争名逐利的活力是无可妥协的，作者就由这点深刻的观察来描写一个家族的没落。深思、自省、修心、玄奥的哲学以及美的陶醉对年轻的托马斯·曼来说，都是一种导致毁灭和崩溃的力量。在他最精致的一本小说《托尼欧·克罗格》(Tonio Kröger, 1903)里，他为了热爱人类生命的真纯而写下动人的词句，因为他以自由自在的立场逍遥于他所刻画的中产阶级之外；只是，他也对真纯的丧失感到惘然，这种惘然引起他不寻常的体悟、同情和关怀。

由于托马斯·曼年轻时代的苦痛经验，赋予了《布登勃洛克一家》沉重而玄奥的风格，这本书所包藏的问题，是他一直想用作家的阅历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的；在他的生命里，他痛切地感觉到美的追求和中产阶级那种急功近利的现实作风的尖锐对立；这种对立，他企图从更高的层次里去寻求解决。在《托尼欧·克罗格》和《崔斯坦》(Tristan, 1903)这两篇小说里，为了不甘心“生命被逐步地引向陈腐和凡俗”的事实，他宁可自我放逐，献身于艺术和知识的追求，直至死亡为止，以显示自己热爱生命的真纯和健康。这就是托马斯·曼本身透过那些人物，所道出的对纯真烂漫的生命那种矛盾的爱。

在另一本小说《皇家陛下》(Königliche Hoheit, 1909)里，他以写实的形式涵盖了一个象征的故事，他调和了实用人物和艺术人物的生命，并给人类的理想留下一则箴言：“崇高的地位和爱情相配合才是真正的幸福。”不过这种结合既贫弱无力，也没有能够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及其他短篇小说里那些相反的题旨给人以深刻的震撼。在剧本《佛罗伦斯城》(Fiorenza, 1906)里，道德家史芳纳罗拉和唯美主义的罗伦遮梅迪西以不共戴天的敌对角色出现，隔阂重又造成；1922年出版的《魂断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 1913)且以此完成它的悲剧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的几年，他忽然喜欢起腓特烈大帝来，他觉得这位精明的统治者有效地、有历史意义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坚强的活力统合了行动与玄思，并免除幻象而呈现出一种透澈和明晰的条理。在《腓特烈和大同盟》(Friedrich und die grosse Koalition, 1915)这篇朴质的论文里，他显示了这种解决的可能性和实际性。可惜，这位好学深思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作者没能再运用这种弹性和活力的文学体裁来完成他的理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结果，使得托马斯·曼离开纯粹的冥思，分析以及美感的范畴，因为那是一个需要实际行动的时代；他甚至在《皇家陛下》中决心惕戒



自己的逍遥和闲适，在自己的家国忧患的时候，认真地去重估这个痛苦的问题。日后的作品里，尤其是1924年问世的《魔山》(Der Zauberberg, 1924)，就说明了他为这个思想的挣扎而发挥了自己争执到底的好辩性，这个争执甚至重于他单方面意见的陈述。

作为德国作家兼思想家的托马斯·曼先生，虽然您使人深信艺术价值的可疑，但仍然反映现实、反映思想的挣扎以及在痛苦中创造美感的精神；您调和了诗的崇高和一种智性的、对人类真纯生命的热爱，因而我国陛下亲手把皇家学院的奖章颁赠给您，并深深祝福您！

致答辞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托马斯·曼

现在终于轮到我来对各位道谢了，我不用说明自己是多么地期待这个机会；只是，在这个切身的时刻里，我反而担心自己会词不达意，因为，一个天生不擅言辞的人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有的作家都属于天生不擅言辞的一类；作家和演讲家不仅不一样，并且还站在相反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功业与效用是由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特别是一个有自觉的作家，习惯了文学性的表达，而又不能免于临场的、简短的谈话时，终难免要出很多纰漏，这种纰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讲家才能免除。而我现在的情况更复杂了——我没有料到贵国会赐给我这份响亮的名誉，更没料到各位会为我安排这个壮观得让我心慌的盛典！不巧的是，我有个史诗性的、而非戏剧性的生命，为了生命和艺术韵律的平稳，我希望自己的心绪能常常笃定着；现在，如果这个戏剧性的火花已经由我北方的邻国所撞开，并波及我平稳的生命与艺术韵律，因而使我的修辞能力降到平常的极限以下，那就更无可奈何了。

自从皇家学院宣布这个决定以来，我整个人陶醉在神思恍惚的狂喜中，我无法说出它对我的心灵有多大的震撼；最好，我用歌德朗诵给爱神丘比特听的一句美妙的情诗来说明比较贴切，这句诗便是：“Du hast mir mein Gerät rerstellt und Verscho-ben”^①，所以说，诺贝尔奖已经在我史诗性的生命中掺入了戏剧性的成分——原谅我拿诺贝尔奖和安静生活中的激越行为相提并论，但我确信这样做不会太冒失。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放胆地去接受一份像我现在所获得的荣誉并不简单；通常，一个不流俗又能自我要求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难免会惶恐的；面对这种尴尬的处

^① 德语，意指“你更换了我舞台上的道具，便造成了慌乱不堪。”

境，我以为只有排除个人立场来考虑才是上策，也才能叫人稍稍释怀。歌德一度自负地认为：“只有下三流的人才会谦虚。”当然，这是一个大人物想摆脱虚伪的道德镣铐时所宣泄的诳语。不过，我敢对大家说，这句诳语并不全然正确；谦虚是含有智慧和学问的，以目前我所获得的荣誉而感到傲慢和自满的人是不够明智的。我呕心沥血，才有机会从我的邻国得到这份国际驰名的大奖，你可知道，由于我，敝国的人民今天几乎要达到欢腾的高潮！

经过这么多年，诺贝尔奖再度颁给德国，尤其是颁给德国散文体的作品，这表示了我常常被误解和伤害的祖国已经为人世的爱心所接受；对于这件事，我的感受是复杂的。

我用不着再进一步去揣测这份爱心的意义。十五年来，德国的思想和艺术，在身心都优裕的条件下并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在安逸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工作会有成就的；尤其是思想与文化，原来就得生长在全面强烈的、悲怆的、离乱的痛苦中。在东方和俄国都陷入剧变的时候，德国却维护了西方和欧洲文化形体的尊严；就欧洲人来说，形体不正是荣誉的重点吗？

我很欣赏新教徒直接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可惜，我不是新教徒，我的习俗和各位在场的的朋友一样。然而，我私下喜欢一位名叫巴斯美的圣徒，这个圣徒正被四面八方来的矢石刀剑所伤害，但在险境中依然含笑——“神就在你受难的时候接近你。”这是巴斯美所代表的英雄风范。这个风范也许粗糙了一点，但我还是禁不住要为德国的文化和艺术寻找回来，并且，我还认为诺贝尔奖颁给德国文学是在精神上赋予德国这个崇高的英雄风范。德国曾经在诗的创作上实现了这种风范，也保存了国家的荣誉；政治上维持统一，不让它流于可悲的无政府状态；精神上结合了东方的苦难哲学和西方的形体原则，以便从痛苦中去创造出美感。

在基金会决定颁奖给我以后，我就告诉过最先几位来找我的代表，说我能从北方的邻国中获得这份荣誉是多么高兴和感动。作为一个留培克的子弟，我从小就养成很多和斯堪地那维亚地方相似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北欧的思想氛围有很多爱慕之心。年轻的时候，我的小说里甚至有一位青年像托尼欧·克罗格一样，他将北欧和南欧的特性那么富于创造性而又耐入寻味的结合起来。小说人物里的南欧气息，意味着实质上的感官、思想进取以及冷静的艺术热情，另一方面，北欧的气息却代表心灵的、中产阶级的故乡、根深蒂固的情感和亲切温馨的人性。现在，这个心灵之乡的北欧，在这场光辉的盛典上拥抱着我；有生以来，这真是一个最美丽又有意义的日子、一个生命中真正的节度，就像瑞典人所说的“欢欣的时刻”——请原谅我把这句话用得这么笨拙。



最后，请容许我和各位一起对基金会致谢和祝福，为了它对全世界有那么重大的恩泽，连今天的盛会都承自它的德意。按照贵国的优良习俗，请和我一道再为诺贝尔基金会表示最高、最虔诚的拥护和欢呼！

CONTENTS

目录



1	颁奖辞
1	致答辞
1	第一部
29	第二部
53	第三部
101	第四部
147	第五部
179	第六部
231	第七部
259	第八部
323	第九部
353	第十部
399	第十一部
435	托马斯·曼作品年表

第一部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1

“那——那——下面是什么?”

“不错，怪事，下面到底是什么，那正是问题的关键，我亲爱的小姑娘!”

布登勃鲁克参议夫人和她的婆婆并排坐在一张白漆的长沙发上，沙发的套子是淡黄缎子，椅背上装饰着一个镀金的狮子头。她向坐在自己身旁安乐椅上的丈夫望了一眼，便来为她的小女儿解围。小女孩这时正坐在窗户前边祖父的膝头上。

“冬妮!”她提示说，“‘我相信，上帝——’”

8岁的小安冬妮还很娇小，穿着一件闪亮的薄绸衣，长着金黄色头发的小脑袋瓜稍微从祖父的脸孔旁边扭开来，蓝灰色的眼睛茫然地、努力思索着向屋子里张望，嘴里又重复了一遍：“下面是什么?”接着慢吞吞地念下去：“‘我相信，上帝……’”这时她的脸亮起来，迅速地念完了这个句子：“‘……创造了我以及一切生物，’”她这时已经念顺了口，不禁喜形于色，一字不差地一口气把教义问答上的这篇文章背下去。这本教义问答正是在这一年——公元1835年，得到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市议会的批准，刚刚修订出版。一旦顺利地开了头，她心里想：就好像在冬天和哥哥坐着小雪橇从“耶路撒冷山”上滑下来似的，就算要想也没有时间想，要停也停不住。

“‘创造了衣服鞋子，’”她背道，“‘肉类牛奶，家宅妻子，田亩牲畜……’”正念到这里，老约翰·布登勃鲁克先生突然笑起来，响亮地却又抑制地吃吃笑起来，事实上，他

早就忍不住了。他觉得很高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机会跟教义问答开个玩笑。说不定正是为了这个，他才要考一考他的小孙女。他打听冬妮有多少田地和牲口，问她一袋麦子要多少钱，开始跟她做起买卖来。他那圆圆的、红扑扑的脸——不论多么装腔作势，也没有一丝的怒容——镶嵌在扑着粉的白发中间，一绺类似发辫的头发垂在他那灰鼠色的外衣的宽领子上。虽然已经是将近70岁的人了，他的衣着却仍然保持年轻时的式样；只是在纽扣和大衣袋中间没有缝着金银丝带罢了，至于长裤子他却从来没穿过。

大家都随着他的笑声笑起来，但这只不过是对一家之主的敬意。安冬内特·布登勃鲁克老太太（她的娘家姓杜商）也嘻嘻地笑起来，那神情和她的丈夫一模一样。她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妇人，密密的白色卷发一直压到耳朵上。她穿着一件没有什么装饰的黑灰条纹的衣服，显示了她天生朴素的性格。她那双生得特别纤巧、白嫩的手，握着一个天鹅绒的针线口袋，平摆在膝头上。随着年岁的增长，她的面貌也越来越像她的丈夫了；真是怪事。只有她的眼形和幽暗、灵活的眼睛才稍为提醒一点她体内的一半拉丁血统。虽然她生于汉堡，但是从她祖父这边来说，祖先却有法国——瑞士的血统。

她的儿媳妇，伊丽莎白·布登勃鲁克参议夫人，娘家姓克罗格，她的笑法，可以说继承克罗格一家人的传统，开始时嘴唇噗地一响，接着把下颚紧贴在胸前。正如同克罗格家所有的人那样，她神态非常高雅，尽管她不算顶美，然而她那清亮的、抑扬有节的声音，娴静、安详而轻柔的动作，却能讨得每个人的欢心和信任。她那浅红色的头发在头顶上编成一个发髻，两旁烫成蓬松的大卷遮住耳朵，这和她那略带雀斑的嫩白的肤色非常相配。她的鼻子嫌长，嘴巴比较小；下嘴唇和下巴中间没有陷洼，这恐怕要算她五官中的一个特点了。她穿着一件短小的紧身坎肩，衣袖高高地鼓起，坎肩下面系着一条贴身的亮花薄绸裙子。从衣领里露出她那完美无瑕的颈脖来，脖子上系着一条缎带，穿着一串闪闪发光的钻石。

参议^①带着不耐烦的样子坐在安乐椅上，身子略向前倾。他身上穿的是一件肉桂色的外衣，宽大的翻领，上宽下窄的袖口，手腕以下紧紧地扎住。下面的瘦腿裤是用白色亚麻布作的，裤缝上缝着黑色带子。他的下巴被一条高高的硬领紧紧扎住，硬领外面系着一条丝领带，蓬蓬松松地把露出一块花背心整个遮住……他那略微下陷的蓝眼睛炯炯有神，生得和父亲一样，只是他似乎带有一层梦幻的色彩。他的面容比起父亲的来却更有棱角，更严峻，鼻子高翘而弯曲，那一半掩盖在金黄的卷曲的胡须后面的脸孔也不像老人那么丰润。

布登勃鲁克老太太把手按在她的儿媳妇的手臂上，望着她的怀里轻轻地笑着说：

“他总是这样，我的老伴，是不是，贝西？”

参议夫人没有出声，只作了一个手势，她胳膊上的金手镯轻轻响了一下；接着她作了

^① 参议，德文原文是 *Konsul*，这是当时外国赠与德国一些有名望的公民的一种荣誉头衔。这些人住在德国的较大的工商业城市中，是某一个家的经济利益的代表人。布登勃鲁克就是尼德兰的参议。*Konsul* 现在通译作领事。

一个习惯的动作，把手从嘴里往鬓角一画，似乎是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掠上去。

但是参议这时却一半带着笑容，一半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父亲，您又拿神圣的事情开玩笑啦！……”

他们正坐在孟街一座宽大的老屋二楼的“风景厅”里，这屋子是约翰·布登勃洛克公司不久前买的，他们一家人搬进来还不久。屋子四壁悬着沉重的带弹性的壁毯，壁毯和墙壁中间隔着适当的空隙。毯子上面织的是大片的风景画，为了和铺在地上的薄地毯调和，也是用柔和的色彩。这些田园风景都是 18 世纪的风格：快乐的采葡萄的人啦，勤劳的农民啦，系着花花绿绿头巾的牧羊女啦等等。这些牧羊女或者是坐在清澈见底的小溪旁，怀里抱着洁白的小绵羊，或者是跟秀美的牧童接吻……这些画面上大部分涂染着一抹黄昏的落日余晖，目的是要和油漆家具上的黄色套子和两扇窗户上的黄缎窗帘色彩相配。

从屋子的宽广看来，室内的家具并不多。一张嵌着金线的细腿圆桌没有摆在沙发前，而是在一架风琴对面的墙前面，琴面上放着一个盛横笛的盒子。屋子里除了一排沿着墙均匀地摆着的高背椅子外，就只有窗户前边一张小缝纫桌和沙发对面一张精巧华美摆着古董玩物的小书桌了。

对着窗户的摊面墙壁有一扇玻璃门，从玻璃门望出去是一间幽暗而带圆柱的大厅；左边是通向餐厅的高大白色的双扇门。在另一面墙壁上的半圆的凹洼里，壁炉里的木柴在闪亮的锻铁栅门后面噼噼啪啪爆响着。

这一年天气冷得早。才 10 月中，窗外马路对面圣玛利教堂庭院四周的小菩提树叶子已经枯黄了，冷风从教堂的哥德式的尖顶和墙角后边袭袭地吹过来。正下着寒冷的细雨。因为布登勃洛克老太太的缘故，屋子已经装上了双层窗户。

这天是星期四，按照规矩，每两星期家人要在这一天团聚一次；这一天，除了住在本城的亲戚本家以外，他们还请了几位熟朋友一道吃便餐；所以这时候——下午四点钟光景，一家人正坐在逐渐降临的薄暮里等待着客人……

小安冬妮并没有让祖父打断她的滑雪橇的游戏，只是不高兴地把她那本来就有些微翘的上唇噘得更高一点而已。这时候她已经滑到“耶路撒冷山”的山脚下来了；不过就算她自己也没法子把滑行的雪橇骤然停住，只好又滑出了界外一大段……

“阿门，”她说，“我还知道别的呢，爷爷！”

“你看！她还知道别的呢！”老头喊着说，装出一副好奇得不得了的样子。“你听见没有，妈妈？她还知道一些事呢！难道谁也不能告诉我……”

“要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冬妮说，每说一个字就点一下头，“那是闪电打的。要是不着火，那就是雷劈的！”

说到这里，她把胳膊交叉起来，望着四周一张张笑嘻嘻的面孔，一点也不怀疑自己会得到人家的赞赏。然而，布登勃洛克老人对她这种卖弄小聪明，却很以为不然，他一定要知道，是谁把这种愚蠢的事传授给这个孩子。结果他发现这个人最近从马利安威德为孩子们请来的一位保姆——伊达·永格曼小姐。这时参议不得不替这位伊达说几句好话。

“您未免太严了，爸爸。即使这孩子有点自作聪明吧，为什么到了这个年纪，孩子对

这些事情就不能有她的想法呢？”

“抱歉，亲爱的……这是胡扯！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孩子的脑袋装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雷劈东西的……好啦，劈就让它去劈吧，可是别拿你那个普鲁士女人来惹我心烦！”

原来这位老先生和伊达·永格曼不大合得来。他并不是一个心地狭小的人。他很见过些世面，早在1822年，他就坐着四匹马的马车到德国南部去给普鲁士兵买过麦子，因为那时他正在作军队的粮食买卖。此外，他还去过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并非对那些在他的三角屋顶的故乡城外的事物统统加以非难。然而撇开生意上的交往不谈，在社交应酬方面，他却比他的那位参议儿子更喜欢划一条严格的界限，对于“异乡人”总是表示冷漠。所以那天当他的孩子从西普鲁士旅行回来，把这位少女——她这时才不过20岁——带回家来的时候，老人很发了一场火。他发这场脾气时，说的差不多都是法文和北德的土话。伊达是一个旅馆主人的女儿，这个人在布登勃鲁克一伙到达马利安威德前不久就死去了。伊达在家事和照顾孩子方面都表现得很能干，由于她的忠诚和她的普鲁士人的阶级观念，使她非常适合于目前这个家庭中的职务。她满脑子贵族阶级观念，对上流社会和一般阶层，对中产阶级和财势稍差的中下阶级的界限辨别得很清楚，要是冬妮跟一个在她眼中只是景况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同学交朋友，她就很不高兴……

正在这个时候，这位普鲁士小姐恰好从圆柱大厅的玻璃门外走进来：她身材高，骨骼粗，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洁，相貌很老实。她领着克罗蒂尔德，一个非常瘦小的女孩子。克罗蒂尔德穿一件印花布小衣裳，灰土色的头发没有光泽，生得一副处女的苦相。她出身于一个贫苦的远亲，是在罗斯托克作农庄管家的侄子的女儿。因为她和安冬妮年纪相仿，人又听话，所以就由这家抚养着。

“都准备好了。”永格曼小姐说，她不会发R这个音，现在只是在喉咙里呜噜一声，“小克罗蒂尔德在厨房里可真帮了不少忙，特林娜简直用不着做什么事了……”

对于伊达的奇怪的发音，老布登勃鲁克不觉在他的约花胸巾后面笑了一声。参议却抚摸着他的侄女的面颊说：

“你做得对，蒂尔德，工作和祈祷，应该这样。我们的冬妮应该跟你学习，她很懒散、骄傲……”

冬妮把头低下来，翻起白眼瞧她祖父，因为她知道他一定会像往常一样替她说话的。

“不要这样，”他说，“抬起头来，冬妮，勇敢些！一个人难合百人意。人跟人不一样。蒂尔德是一个乖孩子，可是咱们也不是比不上她呀。我说得对不对，贝西？”

他征求他的儿媳的意见，因为她总是支持他的意见的。而安冬内太太却老是站在参议一边，她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心服，倒不如说是因为她聪明。老少两代就是这样像交叉舞步一样，交叉地拉起手来。

“您对他真好，爸爸！”参议夫人说，“冬妮一定得努力做一个聪明勤俭的妇人……孩子们放学了吗？”她问伊达。

可是正坐在祖父膝头上望着窗外反光镜的冬妮几乎同时地喊起来：“汤姆和克利斯蒂安从约翰尼斯街上走过来了……还有霍甫斯台德先生……还有医生叔叔……”